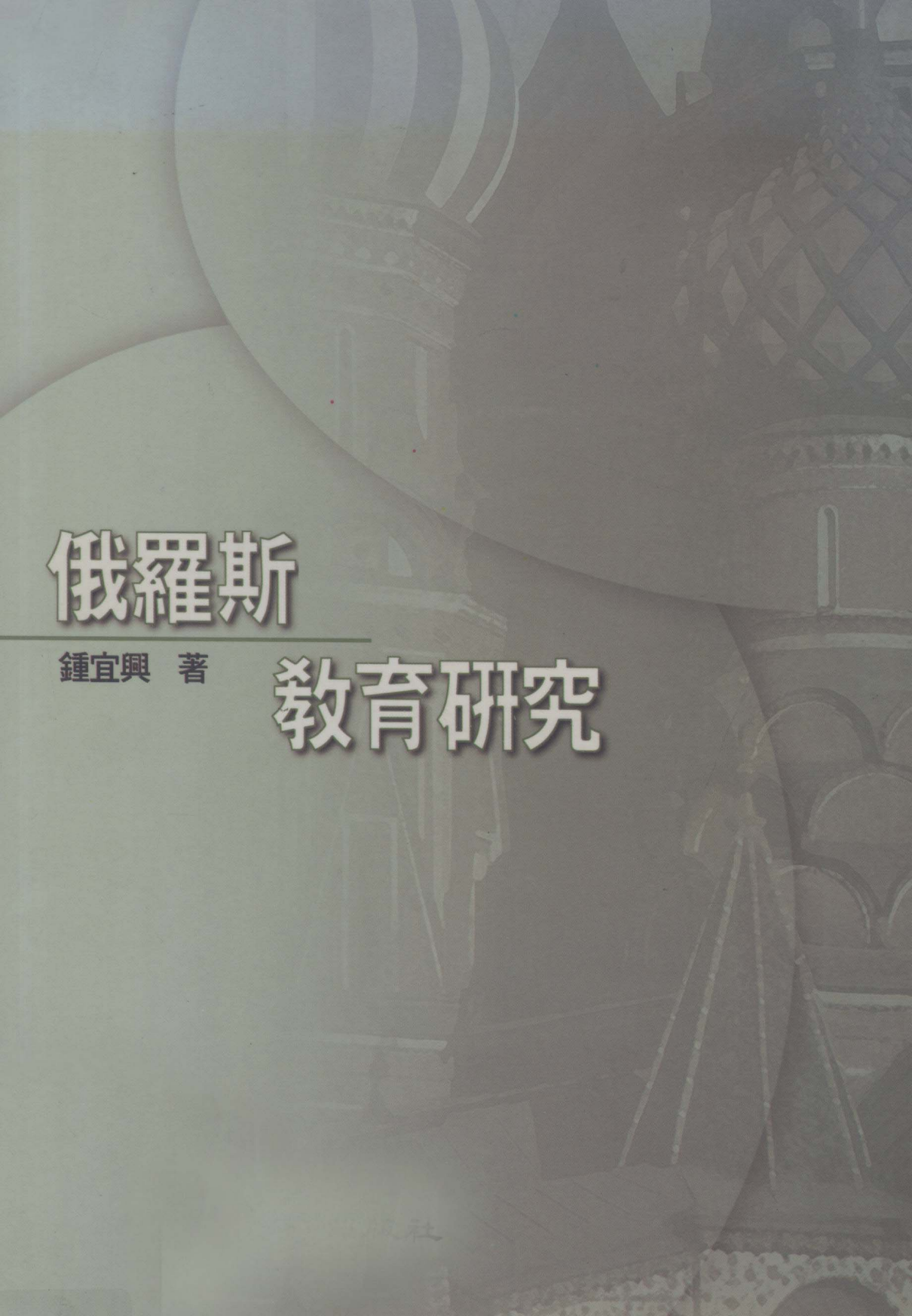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stylized, muted-toned illustration of Russian architecture. On the left, a large, light-colored dome with horizontal stripes is visible. To the right, a darker, more detailed onion dome with a cross-like pattern is shown. The overall style is artistic and somewhat abstract, with soft colors and visible brushstrokes or layered paper effects.

俄羅斯

鍾宜興 著

教育研究

版社

俄羅斯教育研究

鍾宜興／著

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俄羅斯教育研究 / 鍾宜興著. --初版.--高

雄市：高雄復文，2001[民90]

面；公分

含參考書目

ISBN 957-555-533-3 (平裝)

1. 教育-俄國 2. 教育改革

520.948

90004862

俄羅斯教育研究

一版 2002/9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定價：200 元

著者：鍾宜興

發行人：蘇清足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
請寄回更換。

出版者：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泉州街5號

電話：(07) 2261273

傳真：(07) 2264697

郵撥：41299514

台北編輯部：台北市大安區溫州街48巷5號1F

電話：(02) 23695250・23695680

傳真：(02) 83691393

裝訂：台灣高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電話：(07) 6165206

聯合發行：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巨流圖書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804號

ISBN 957-555-533-3

<http://www.liwen.com.tw>

E-mail: liwen@mail.liwen.com.tw

自序

俄羅斯，陌生卻逐漸熟悉的名詞。陌生，因為俄羅斯土地的大，讓我難以全面認識；因為她的人種與語言的複雜，更添其莫名的神秘。熟悉，因為我曾留學，現在又作研究，午夜夢迴時，尚會記起俄羅斯的指導老師、參觀的學校、市集、莫斯科的地鐵……。

台灣，熟悉卻又似乎陌生的地方。熟悉，因為我在此生活，我的生命世界場域在此；陌生，因為台灣快速的變化，讓我目眩神迷，而有關地方報導的資訊愈多，讓我更體認出台灣仍有許多我不瞭解的地方。

從陌生到熟悉，從熟悉到陌生，是主題與背景的交錯，是時間與空間的交互參照下的認知變化。在俄羅斯，台灣成為我對照俄羅斯的思考主題；在台灣，俄羅斯則成為我對台灣思維的參照體。兩者，對我而言，不是地理名詞，卻是思維座標上的兩座燈塔。透過燈塔上的聚光燈，我看清在我認知上的模糊地帶。然而，今日的熟悉，是明天研究的陌生開始。畢竟，這兩個領域的全貌我仍無法畫出。

現在呈現在讀者眼前的書，是我對俄羅斯教育現有的熟悉。可是，我很清楚，我仍對俄羅斯無知，而這將是我明日持續研究的起點。書中疏漏，作者應負責，但也請讀者成為我思想上的燈塔，照亮我的盲點。

感謝王家通老師與俄籍指導教授克列比克夫先生的鼓勵與教導，讓我在學術路上成長。更感謝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楊麗源賢伉儷慨允出書。

最後，謹將這本書獻給母親與內人。

目 錄

自 序

第一章

俄羅斯社會思想與教育發展 / 1

一、沙皇時期 / 5

二、蘇聯時期 / 13

第二章

俄羅斯教育改革政策 / 21

一、前言 / 23

二、俄羅斯教育改革背景 / 25

三、俄羅斯教育改革政策 / 30

四、俄羅斯教育改革政策之評析 / 47

第三章

俄羅斯普通教育課程綱要 / 61

一、一九八五年課程綱要 / 63

二、一九八七與八九年課程綱要的新發展 / 66

三、一九九三年基礎課程綱要 / 70

四、一九九八年課程改革綱要 / 73

五、課程改革的回顧與展望 / 80

第四章

俄羅斯數學教科書 / 85

- 一、前言 / 87
- 二、俄羅斯數學教科書相關制度 / 88
- 三、教科書安排架構 / 92
- 四、教科書編寫特點 / 99
- 五、結論 / 104

第五章

俄羅斯中央教育審議委員會 / 109

- 一、前言 / 111
- 二、俄羅斯教育行政制度之發展與現況 / 112
- 三、俄羅斯中央教育審議委員會決策過程—以十二年義務教育為例 / 118
- 四、從俄羅斯中央教育審議會的特點談台灣地方教育審議會 / 120

第六章

俄羅斯教育科學院 / 129

- 一、前言 / 131
- 二、歷史簡介 / 132
- 三、現況介紹 / 137
- 四、啓示 / 147

第七章

教育改革政經背景：英國、美國、俄羅斯與台灣之比較 / 157

- 一、前言 / 159
- 二、英、美、俄及台灣教育改革之政治經濟背景 / 160
- 三、英、美、俄及台灣教育改革及其政經背景之分析 / 169
- 四、結語 / 174

第八章

高等教育市場化趨勢：俄羅斯、英國與台灣之比較 / 179

- 一、前言 / 181
- 二、高等教育市場化的意義 / 182
- 三、市場建立狀況 / 184
- 四、經費籌措 / 191
- 五、國家角色 / 194
- 六、結語 / 197

第一章

俄羅斯社會思想與教育發展

一國教育制度的發展深受該國社會、文化與思想的影響。這種思想與研究方法在比較教育學中具有長遠的傳統。一九〇〇年 Sir Michael Sadler 在 Gildford 發表演講，提出名句「學校外的事物，比學校內的事物更為重要，它支配與解釋學校內的事情。」然而，Sadler 並未明確指出「學校外的事物」所指為何，留下許多值得研究的空間給後繼的學者們。學者如 Nicholas Hans, Friedrich Schneider, Vernon Mallinson, Issac Kandel, Joseph Lauwerys 便是在此種觀點下，發展出個人的理論或研究取向。這些學者們十分強調研究文化、歷史、思想對教育制度的影響。或是強調歷史研究，從歷史發展中尋找影響因素，如 Hans。或從地理、氣候、文化中尋找出影響教育發展的動力，如 Schneider。或是從民族性格（national character）方向入手，探討教育制度的成因，如 Mallinson。亦有學者認為民族性格、文化思想等不若一個民族的哲學觀來得清楚，更能解釋學校制度的影響因素，轉而注重一國的哲學觀點，如 Lauwerys 即是。

以上學者皆強調各國學校制度，在發展上皆有其影響因素，或是氣候、地理、宗教、民族性格等等不同的說法。但大致而言，皆不會反對由社會與文化凝聚出的該國思想是核心的影響因素之一。而所凝聚的中心思想的具體表現則是學者們所說的傳統文化、民族性格與民族哲學等等。這些思想正是該國形成教育學理論的重要資源。經由思想、哲學、民族性格所形成的教育理論或教育思想更清楚地影響教育制度的完成與教學活動的進行。

既然一國的民族性格、哲學與思想影響該國教育理論與思想的發展，而教育理論又是建立教育制度與進行教育實際活動的指導原則。因此，追本溯源，如果由民族思想與教育學的發展狀況應可更深入地瞭解俄國教育制度的根源。俄國

教育制度的發展在世界教育發展史上有其特殊之處，本文即嘗試從以歷史回顧的方式，探討社會文化思想以及教育思想間的關係，進而瞭解俄國教育制度背後的形成因素。

俄國的國家教育發展可以推至十八世紀初，由彼得大帝所建立的學校開始。一七〇一年俄國創建「航海與算學學校」，之後相繼成立「海軍學校」、「工程學校」、「砲兵學校」等等。但當時的制度並不健全，採用志願方式吸收學生，成效並不理想，且此制度乃是從國外直接移植進入俄國土地上，未能符合俄國的國情。由於貴族子弟不願學習技藝學科，而貧民子弟卻又無力就學，所以這些學校的學生來源有限，以致於這種志願入學制度，無法達成彼得大帝的富國強兵計畫。因此，一七一四年彼得大帝決定實施義務教育，規定十歲至十五歲的兒童必須入學，不過情況仍然未能改善，至十九世紀初這種情況始有所改善。

一八〇一年亞歷山大一世即位，自幼接觸較多自由思想的亞歷山大一世就位後試圖進行各種改革，但在一八一二年之後，卻逐漸改為保守封閉。其轉變的主要原因是俄國與法國拿破崙的爭戰。戰爭期間的亞歷山大一世企圖尋求勝戰，經苦思之後其認為維持國家地位，聯合歐洲國家達成協定乃是重要的工作，因此改以壓制的手段面對改革，藉以鞏固政權。

儘管該次戰役引發了沙皇的國家控制觀點，但自由、改革、開放的思想進也隨法軍進入俄國。一八一二年法軍進攻至莫斯科，俄國人為求戰勝，烈火焚城莫斯科。此時，俄國人民民族意識高漲，群情激憤，不分貧富、貴賤，人人慷慨衛國。法國軍隊兵敗撤退，俄國將士一路追趕至法國，於一八一四年獲得勝利。此役雖僅歷經兩年，但對日後俄國的社會、政治發展有莫大的影響，或許可以說戰爭上俄國取得勝利

，但俄國卻為法國的思想所征服。首先是俄國人在此戰役中，軍官與士兵同心合作，共體一命，而俄國的軍官為貴族，士兵則以中下階層與農奴為多，兩個階層在戰場上生命相連，彼此互相扶持，引動貴族思考，瞭解農奴者亦是人，何以有如此不同的對待。同時在進入法國之後，俄國人面對一七八六年法國革命成功後的思想，對於博愛、平等、自由有了更深一層的體會，同時也瞭解俄國的落後，居歐洲文明之驥尾¹。

從這一段社會思想大轉變看起，俄國的思想在十九世紀經歷了重重變化，連帶地教育思想也有所起伏轉折。有鑑於此，本文將從十九世紀談起，然後進入蘇聯時期，瞭解這段歷史上重要的社會文化思想以及教育思想。

一、沙皇時期

十九世紀上半葉的沙皇時期，俄國處在人民生活與教育水準低落，但因擊敗拿破崙卻是信心充滿，前景光明的憧憬瀰漫社會。

十九世紀的啟始第一年，亞歷山大一世即位，在位期間曾公佈多項教育改革法令。尼古拉一世於一八二五年即位，同年俄國即發生「十二月黨人革命」事件。但在一八二五年事件之後，俄國知識份子更深刻地體認俄國需要改革。

一八四八年法國爆發二月革命以及六月的工人運動，影響所及，擴散於全歐。法國革命後，尼古拉一世加強對社會的控制，當然學校也不例外。在教學內容上將自然科學的科目刪除，轉而更強調斯拉夫宗教、道德與愛國的思想灌輸，試圖箝制思想。

一八五四年爆發克里米亞戰爭，俄國出兵與應法等國聯

軍於克里米亞半島發生攻防戰，至一八五六年俄國戰敗。克里米亞半島戰役後，俄國朝野皆體認到改革之重要性。於是亞歷山大二世（一八五五年至一八八一年）新皇下令進行改革運動。其中重要的改革為解放農奴。而農奴制度的瓦解牽涉了土地重分配、稅制、人民管理辦法的修訂等等。在農奴改革之後，俄國隨即進行財政、司法、軍事、地方行政與教育等各方面的革新工作。在教育方面，俄國於一八六四年頒佈「中等教育法」與「國民教育法」，為現代國家教育制度奠下法令基礎，各地方依據自治的原則可以設立國民學校，允許私人興學。

在戰爭不斷，社會動亂的情況下，俄國思想也隨之變動。從一八三〇年至一八五〇年間，是俄國思想重大轉變的時期。思想家如查達耶夫、別林斯基、赫爾岑、基列耶夫斯基等人倡導不同思想，或是自由改革，或是擁護斯拉夫傳統，形成思想的衝擊。

上述學者中，查達耶夫曾參加對抗拿破崙之戰，受到歐洲思想影響，論者謂其為思考俄國未來的第一人。查達耶夫（Чадаев, П. Я., 1794 – 1856），一八〇八年至一八一一年間於莫斯科大學就讀，一八一二年參加對法戰爭，遠征離鄉。一八二三年至一八二六年休假，轉赴歐洲各地，認識當時哲學家，如謝林等。一八二八年至一八三一年專心於哲學寫作。一八三六年在《望遠鏡》（Теископ）雜誌刊出其第一篇哲學文獻《哲學書簡》（Философическое письмо, 1836）（Чадаев, 1991），引發社會大眾熱烈的迴響，由於該文的散發引起沙皇的不滿，下令刊物停刊，並宣稱查達耶夫發瘋，需皆受強制診療，以收監管之效，直到一八三七年年底。查達耶夫的哲學思想主要在反省俄國的歷史命運，探討俄國的哲學出路，可謂是喚起俄國民眾自我反省意識的先驅。而在

擊退拿破崙與一八二五年十二月黨人事件後，更凸顯出查達耶夫思想的影響力。

在查達耶夫之後，赫爾岑（Герцен, А. И., 1812-1870）亦受到法國與德國的影響，並於早年組織社團，研究與倡議歐洲思想的引入。赫氏以社會主義學者聖西蒙、傅利葉的學說為主軸，鼓吹改革。社團於一八三四年遭到警察取締，赫氏為俄國警察當局的長期監控，並在一八四七年離開故鄉，流亡英倫，在海外編輯「警世鐘」報（Колокол）。其思想強調哲學與自然科學的結合，故於《有關大自然學習的書簡》（Письмах об изучении природы）（1845-1846）說明哲學的發展必須仰賴自然科學的進步，否則是將流為空談；而自然科學的學說若無哲學研究的輔助，則只是繪製出一幅隱晦的世界地圖（Герцен, 1960）。就在這種社會歷史發展的理念影響下，赫氏對於黑格爾哲學十分推崇。流亡海外其間，赫氏對於俄國政情與社會發展仍然十分關心，常與海外流亡俄國學者如巴枯寧等人聯繫。後期其思想逐漸轉變，認為俄國有其歷史背景，社會主義乃植根於西方歐洲土地，未必適合俄國，俄國可以發展出一套自己的社會規律，跳過資產階級社會發展上的困境，達到比較完美的階段。

另外，別林斯基（Белинский, В. Г., 1811-1848）這位俄國最著名的文學評論者，以其犀利的文筆，評斷當時俄國文壇，同時也為俄國帶進自由風氣。一八二九年至一八三二年別氏在莫斯科大学研習哲學。一八三〇年撰寫的劇本《Дмитрий Калинин》，由於內容反動，評斷當時的農奴制度，遭到有關當局的查禁。在一八三四年之後，別氏成為俄國當時最重要的文學評論家，舉凡普希金、果戈禮、杜斯妥耶夫斯基等人皆為其評論的對象。由於其文筆生花，帶動思想，引起青年學子的風動，誠如赫爾岑在其《論革命思潮的發

展》(О развити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х идей)一文所謂，全俄學子皆因其文而起義。其主要思想深受黑格爾哲學的影響，將社會視為有機體，因此別氏稱社會為理念型個體(идеальная личность)，認為社會發展如人體有生、老、病、死之規律，而個人是歷史的產物。故其言「大自然創造了人類，但由社會發展與型塑之」(Белинский, 1954: 485)。

與前述強調學習歐洲的思考路線不同，亦有學者著重傳統、純正的東正教與斯拉夫精神。基列耶夫斯基(Киреевский, И. В. 1806-1856)在一八二三年服役，退伍後便致力於哲學的學習，並提出文學批論文章，引起社會大眾的注意，在其青年學習期間經歷了俄國的具有自信心的十年。一八三〇年基氏前往德國，聽黑格爾的講課，並且在柏林聽史來馬赫爾(Schleiermacher, F. E. D.)，在慕尼黑聽謝林(Schelling)等人的講課。在其返國後，隨即在一八三二年創辦《歐洲人》(Европеец)刊物，傳播歐洲思想。在該刊的創刊號中基氏撰寫《十九世紀》(Девятнадцатый век)一文，引起沙皇的注意與不滿。爾後，刊物遭到當局的查扣與禁止發刊，這對基氏而言乃嚴重打擊。經過九年多的蟄伏，基氏獲得莫斯科大学哲學教職。思想上有所轉變，對於俄國學習西方文化的狀況提出指正，基氏認為這是俄國的「西方症狀」。俄國應該走俄國的道路，俄國人民生性溫良，斯拉夫民族有其特性，透過東正教義與君主專制的統治方式，俄國可以維持其社會國家制度。一八五二年東正教出版其機關報《莫斯科通訊》(Московский оборник)，基氏撰寫《論歐洲的宗教性格與其對俄國宗教的態度》(О характере просвещения Европы и его отношении к просвещению России)，如同二十年前的文章，再度遭到禁止。要言之，基氏的思想不僅強調宗教思想，更是以斯拉夫主義與愛國主義為核心

觀點（Маслин & Медведева, 1995）。

儘管在十九世紀五〇年之前，俄國思想變化甚大，但是其主軸是尋求鞏固國家主權，造福民眾；而其手段或是尋求歐洲思想，找出俄國的出路，或是從俄國傳統出發，發展俄國富國之道。在國家窮困，有志之士急於尋找出國家出路的情況下，造成思想分歧，論爭不斷的現象，成為俄國思想史上的百家爭鳴時期。這樣的思想爭議，可說是德國與法國思想與俄國思想的對峙。但卻只是流於學說之爭，革命思想只在知識份子間傳遞，並未關照到一般民眾的生活；革命只是上層知識份子的思維，未能喚起民眾投入。這種狀況在五〇年代的農民運動、克里米亞戰爭之後便改變。此時俄國知識界的思想逐漸轉變，從以往強調黑格爾主義的精神思想與社會主義烏托邦的理想中走出，邁向現實主義以及理性改革路線。簡言之，以往重視精神與心靈改革，帶有強烈的浪漫色彩；而今強調理智與實際生活的改變，著重現實世界。俄國的思想家們也開始深入民間。這些思想家中又以車爾尼雪夫斯基（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 Г., 1828-1889）及杜伯羅流波夫（Добролюбов, Н. А., 1836-1861）最為著名。

車爾尼雪夫斯基，一八五〇年代自彼得堡大學歷史哲學系畢業。一八五三年後返回彼得堡，任《現代人》（Современник）雜誌主編工作，參加“土地與精神”（Земль и воля）秘密社團，一八六四年遭到逮捕，流放西伯利亞二十五年，終其一生，思想有所轉變。初期受到謝林，黑格爾以及費爾巴哈的影響；然後逐漸吸收功利主義者彌爾（Miller, J. S.）的觀點；最後，車氏受到普魯東，別林斯基與赫爾岑的影響，融合成個人的社會政治觀點。其一八五五年所寫的《藝術對實踐行動的倫理學關係》（Эстет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искусства к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1855）一文中說明其

思想兼具唯物觀點以及理想主義色彩。而在《哲學中的人類學原則》（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ий принцип в философии, 1860）（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1950）中，車氏更表示人類的思想與概念是有機的組合並非化學藥劑。正由於人類的心理狀態依靠著生理作出反應，所以生理反應必須透過心理過程的研究方能得到適當的詮釋。

杜伯羅流波夫於彼得堡接受教育，於一八五六年認識車爾尼雪夫斯基，此後與之相從甚密，兩人思想也相當接近。一八四七年起杜氏負責《現代人》雜誌編輯工作並於該雜誌中出刊其第一篇文章。杜氏激烈地批評理想主義者、東正教教義以及陳義過高的學術理論。他認為所有的思想理念都源自於人類的認知，是在實際的行動並以物質環境為基礎的情況下產生；因此無法獨立於人類與自然之外。但也強調人類的智識越開發，邏輯思考越靈敏，則越能獲得廣博且全面的知識，運用更多的資源。所以俄國社會應該建立起一個社會條件增進俄國人的智識。而此條件的達成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教育民眾。

教育民眾是改造俄國的當務之急，這種觀點也在包特金（Боткин, В. Б., 1811-1869）身上可見。包氏出生於莫斯科商賈之家，成年後與別林斯基、赫爾岑、屠格聶夫等人相從甚密。其思想在浪漫主義、理性主義與實證主義、唯物主義間擺盪；從早先的社會政治現實主義者，逐漸走向亞里斯多德的理性主義。在其思想型塑的過程中受到德國哲學家費西特、黑格爾的影響。包氏認為俄國要形成自己的改革道路，然而，只有經過長期的教育，民眾的覺醒，社會精神文明的發展才可能走出自己的路。

另外亦有學者出現思想轉變的現象。如巴枯寧（Бакунин, М. А., 1814-1876）宣傳無政府主義，並且積極進